



梁斌文学奖 征文精品集

天津市梁斌文学研究会 /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梁斌文学奖 征文精品集

天津市梁斌文学研究会 /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斌文学奖征文精品集/王跃文等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5306-4463-7

I. 梁... II. 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41800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325千字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定价: 26.00元

目录

中篇小说

燕子东南飞	孙惠芬·····3
乱季	孙春平·····58
撒谎的村庄	凡一平·····116
我的堂哥	王跃文·····169
拯救文化站	夏天敏·····243
大马一丈高	周伟·····279

短篇小说

选举	尹学芸·····349
碎裂在 2005 年的瓦片	秦岭·····361
幸福	李建森·····371
一亩三分地	瑜琼·····384
窗棂上挂串红辣椒	王长元·····392
空头税之谜	麻彦君·····397
卖房	孙流航·····401
候鸟	刘学军·····407
俺村里的老人们	赵广建·····415
一地槐树	张超我·····421
刨树	赵文辉·····430
花轿坳的电灯	邹厚龙·····437
鱼	陈然·····449



中篇小说

燕子东南飞

孙惠芬

两年前的一个夏天,正被一个念头蛊惑,要埋下头来写作一部长篇的时候,我意外地获得一次回歇马山庄的机会。歇马山庄,是我虚构的村庄,原本并不存在,我写出“歇马山庄”四个字,是因为据县志记载,在我家乡那个县,有一座历史上有名的山,叫歇马山,因大唐时期一个叫薛李的将军东征高丽人在这里歇过马而得名,“歇马山庄”来自于这座山的名字,可我从不知道,现实的生活中,还真有一个叫歇马村的村庄也来自于这座山的名字。当我听说这个消息,毅然放下正要开始的写作,回了一次歇马山庄。

它叫歇马村,可是我还是愿意把它叫做歇马山庄;我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己是在回家。因为这里的山山水水跟我虚构的小说世界太像了,村部在一个平场上,是几间瓦房,瓦房四周是一片起伏不平的洼地,上边长满了绿盈盈的庄稼,而洼地四周,是一些落雀一样散建的房屋,关键是这房屋屋顶瓦脊的表情,与我小说里歇马山庄房屋瓦脊的表情并无二致,有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安静。当然,最最关键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在房屋的远处,有一座座孪生兄弟一样高耸的山峰,而这山峰与山峰的夹缝里,坐落着一个偌大的人工水库。我小说中的一个叫庆珠的女孩,

就是掉进水库里淹死的。走在这个水库的堤坝上，我有一种在梦境里的幻觉，好像这里是我的前生来世，是我真正的故乡。

陪我走访的是一个叫桂英的女人，村大队长。她人哪儿都是瘦长的，瘦长的脸瘦长的鼻子瘦长的身材，包括笑声，要是什么话逗她笑起来她会笑得没完没了。就这么瘦长的一个人，却长着一个滚圆的屁股，那屁股不可思议地缀在腰的下边，走起路来仿佛一只球在滚动。她没读过我的小说，可是当我说她很像我小说中的某个人物，那只球滚动得愈发厉害，仿佛像了书里的人物就是像了舞台上的模特，举手投足一下子就有了舞台感。

实际上长期在乡间走门串户，乡野真的就是她的舞台，只不过我的到来，让她更像一个演员而已——陪一个陌生人串来串去，注定要格外引人注目。在那个夏天，她领我串了歇马山庄属下好几个村子的好多人家，在鸡鸭乱飞的院子里，我们出一门进一门。我们漫无目的，却仿佛委以重任，她每到一家，都跟人家说我是作家，是为了写书下来采访的。之所以有耐心跟她走下去，不是因为她的屁股多么好看，那样子也确实好看，我常常萌生上去拍一拍的念头。我是说，一只球在她的屁股上滚动时，另一些球会不经意的从她的嘴里滚出来。那是一些跟每家每户有关的故事。尽管那些故事因为她理解的偏差，从她嘴里滚出来时有些不着边际，比如谁家婆婆要是不给媳妇哄孩子，她会归结为媳妇鼻孔眼儿太大，说这样的女人大多没好命，让你忍不住想笑。但有一个现实是，你笑够了，会不自觉地对那媳妇产生好奇，想看看她的鼻孔眼儿到底有多大。

跟“燕子”老人的相遇，就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

—

实际上桂英压根就没想领我去看什么“燕子”老人。那是我

来歇马山庄第三天下午，我们从一个郭姓人家的前门出来，走出屯街，看到后边远远的山坡的另一家时，她突然挡住我，她说：“她家就不稀去吧，太埋汰。”我在乡村长大，再埋汰的人家也见过，我并不在乎。但我没有坚持，之所以没有坚持，是因为我们终究不能把这里的人家通通走遍，有所选择实在正常。可是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她有一搭没一搭说出的一句话让我顿生好奇，她说：“你知道山上那家老太太叫什么名字吗？”

“叫什么？”

“叫燕子。”

“燕子？”一个老人叫燕子，这名字有点怪，于是我问：“为什么？”

“没瘫那会儿，一连好几十年，她天天坐在门口朝东南望，不管冬夏，你要是问她望什么，她就说‘俺望燕子’。她春天望燕子，夏天望燕子，到了秋天冬天还望燕子，村里人就给起了‘燕子’的外号，她家本姓金，可是提到她家，没有提姓的，都说燕子，就连她儿子，村里人也管他叫燕老大。”

一个乡村女人每天都要坐在家门口朝东南望，直至把自己望成了“燕子”，这个情景一下子打动了我在想，这里边一定有一个什么秘密，一个属于东南方向的秘密，一个无法言说的秘密。于是我说：“桂英，赶明儿咱上她家看看呗。”

听我这么说，正扭着屁股在院子里撵鸡上圈的桂英立即停下来，转过身，脸上挂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就像警惕你前边有交通肇事的路标，她说：“哈，外号好听，去可去不得，那是一家精神病！”

能把婆媳之间的不和归结到媳妇的鼻孔眼儿上，我自然不能相信桂英的判断，可是无论我怎么要求晚饭后去“燕子”老人家看看，她都坚决不答应。她说，“你信我的，她家真的不能去，精神病不说，那‘燕子’已经瘫到炕上五六年了。”

为了说服我，她还搬出了三黄叔。三黄叔是歇马山庄有名的专能说和事理的老人，我们上午去过他那。她说：“三黄叔已经二十多年没去过她家了，有一年，也就是‘燕子’六十多岁的时候，他在集市上看见她史家沟娘家人，那娘家人打探她的信儿，他回来去跟‘燕子’说，你猜怎么样，她说三黄叔你要没有别的事你就走吧，你说她是不是精神病！”

桂英怎么也没想到，她这么说，不但没有打消我的念头，反而刺激了我，她天天坐在门口朝东南望，她又不愿听到娘家的消息，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但我没有把疑问说出来，我想反正那里离她家不远，等到明天，我会自己去。我已经记住了她家的大致方位，在歇马山庄下河口的后街后边，半山坡那一家。那个晚上，因为脑袋里装着那个老人，我无心跟桂英搭话。自进了她的家门，她一直是喋喋不休，仿佛向我讲述歇马山庄故事是她的权利和义务，当然也是看出我目光里的兴致——在此之前，听她讲每一个故事，我都兴致勃勃，我相信我的目光接住了她传出来的每一个球，比如她说谁家的儿子在城里当保安误伤人坐了大牢，我会立即追问是什么原因误伤了人。很显然，有了“燕子”老人这个“球”，我对任何“球”都不再感兴趣了，于是，受到冷落的桂英第二天早上，做了一件让我十分意外的事。

说意外，是说她没有给我任何暗示。在饭桌上吃早饭，她一直都在跟我讲上河口的故事，那是她答应这一天要领我去的村庄，在歇马山庄南边。她说那个村有一个叫李木生的男人真可怜，为了来借钱的表弟能在冬天里吃上水库的鱼，用自制的炸药偷着到冰上炸鱼，结果鱼没炸着，两只手一块被炸掉。她说那表弟之所以借钱，是他刚给儿子买来结婚的电视丢了，想再买一台，可是谁知道，当李木生擎着两条棍子一样的胳膊出院回家，发现家里放着一台崭新的电视，他问这是从哪弄来的，老婆说是

十几天前的一个夜里儿子抱回来的，李木生听完，气得当场就昏了过去。这个悲惨的故事确实震撼了我，它不用做任何加工就是一篇有关“亲戚”的好小说，可在当时我已经忘了小说为何物，就像我一早跟桂英从家门出来，完全忘了“燕子”老人一样。我是说，在那段回歇马山庄的日子里，我无法做到身心超然，我几乎被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故事命中。然而，就在我忘了“燕子”老人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已经拐上了昨天走过的岔道。

当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坡上人家在向我逼近，明白了桂英对我的好意，我真的就去拍了一下滚动在桂英屁股上那个好看的球。

除了孤零零坐落在山坡上，它的外部构造和歇马山庄大多人家都没有什么不同，草房瓦脊，阔大的院子，门口有个柴草垛，草垛旁边有个马圈，只不过这马圈不像别人家是石砌的，而是树枝夹的。实际上，第一眼看到院子，我还是相当惊奇，它不算干净，但也绝不像桂英描述的那样脏乱，那树枝编织而成的寨子从马圈开始进院子，一溜两排，相当壮观。说壮观，是说树条是双重的，用两根横条叉开，然后树条在两根横条间又来叉去，叉出巴掌宽的厚度。这寨子编织的精密、细致，足见出主人手艺的精细、过日子的要强。可是桂英对此嗤之以鼻，小声说：“假象，都是假象！进屋你就知道了。”

拉开风门，桂英本能地往后退了一下，之后看了看我，瘦长的鼻子紧了紧。就在这时，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不是臭，却比臭要难闻数百倍，仿佛是某些不同臭味的组合，是臭味的千军万马。为了表示诚意，桂英一边晃头，一边英勇献身，一头拱了进去。在看她晃脑袋的瞬间，我真的有些歉意，要不是我，没准她一辈子都不会来这里。为了表示对她的歉意，我只有憋一口气，也跟着拱进去。可是，当跟桂英越过堂屋来到里屋，看到躺在床上上的老人，我完全惊呆了：这哪里还是一个活着的人，简直就是一

具木乃伊。

直到今天，回想当时跟“燕子”老人意外的相见，还有些心有余悸。一具干尸一样的人躺在一堆乱糟糟的布单里，布单外边的炕席上，一些没有擦净的污物形成地图一样的版块，版块的一侧，有一堆脏兮兮的衣服，而另一侧，也就是她的枕边，有一只饭碗一双筷子，碗筷边有两块卷曲了叶子的葱头，一些绿头苍蝇抢命似的在那狂飞乱舞。这一切，本已够触目惊心，可是我们刚刚在屋子里站定，那干尸一样的老人突然偏过头，黑窟一样的眼睛里爬出一束光，钩子一样钩过来。她钩住的本是你的眼睛，可是你却觉得心的某个地方被钩住了。她的超过正常人的警醒、敏感，让你觉得突然之间有鬼魂附上了她的身体，使我在心口一阵慌跳之后，手梢顿时通电一般，迅速发麻。我紧张，是她看上去已经是垂危之人，或者说干脆就是个死人。我不是没见过垂危之人，而是没见过这么有精神的垂危之人，没有见过还这么有精神就被遗弃了的人。在我看来，她的状态就是被遗弃。也许，她的垂危正因为她的被遗弃，可问题是她都这个样子了，还这么精神。

就在我惊恐得手梢发麻时，我听到一个声音，“回家，俺想回家。”

那声音从老人干瘪的嘴里飞出来，和眼睛里飞出的那束光有着巨大的反差，它纤细、孱弱，远不似那束光那样强烈而有力。也许，正因为她已经发不出强烈的声音，才要射出那钩子样的光，来勾住你。然而正是这纤细、孱弱的声音，让我有种被命中的感觉。我是说，在我这里，这声音和那束光拥有同样的力量。它告诉我，这是老人苍老生命的唯一期盼，在她的屋子没有几个人搅动的日子，她要抓住每一次有人来的机会。

由于驱赶着眼前的苍蝇，我往前凑了凑，并无奈地吸了口臭气，因为我实在憋不住了。尽管我仍然有些害怕，但还是被心底的某种愿望驱使，我想说，“那就回一次家嘛，你的家在哪里？”

可是还不等我张嘴，桂英就大声嚷道：“这就是你家，你还回什么家？”

许是被桂英尖锐的声音吓着了，老人眼里的那束光迅速收缩，很快，就断电般消失了。我看了看桂英，我的意思是，你怎么能这样跟老人说话？

可是桂英对我毫不理会，依然大吵大叫，“你不是就躺在家里吗，还回什么家？纯粹是老疯了，你这个疯燕子。”桂英的语气，仿佛之所以领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来发泄、来教训，这让我迅速收回了门外曾经萌生的对她的歉意，就像那老人收回那束强有力的光。我不再看她，独自往老人跟前凑了一下，用柔和的声音跟老人说：“你想回娘家是吗，你就是想回一趟娘家是不是？”

可是令人气恼的是，老人再也没了反应，她深窟一样的眼底从此干枯的深井似的静止了不动了，那黑漆漆的样子让你怀疑是否还有过刚才的一瞬。这真让我着急。她简直就是桂英的同谋，在充分证明桂英对她判断准确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告诉我“她是个精神病。”

有了这样的证明，桂英并没善罢甘休，从老人家里出来，进一步说道：“一辈子没回过娘家，都瘫了，都不能动了，想起回家，不是精神病是什么？！”

一辈子没有回过娘家，老了老了想起回家，这句话远比“一辈子坐在门口望燕子”更能打动我。我的母亲都已经八十八了，她的娘家只剩下几个侄子，在离小镇二十里路的山沟里，可是每年过年，都让我的大哥开车送她回家。我常常开玩笑讽刺她，“还回家，人家连顿饭都不留你吃，叫什么家！”可是不管我怎么讲，她都坚定不移。很显然，那老人所指的家不是她居住的家，而是她的娘家。人生是个圆，她老了老了，又回到了童年，她想回到童年的家里看看。没准，她一年到头坐在门口望燕子，就是望她的娘家。可是，当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正气愤地扭着屁股走在

前边的桂英马上扔出句：“人和人是不一样的，都是妈，这妈和妈也是不一样的，不能拿你妈来比她！”

不知是因为想到母亲有些激动，还是“燕子”老人的样子让人难过，还是桂英的话叫人生气，反正，迈出“燕子”老人家院子时，我能感到我的眼角有潮湿的东西往外涌。并且，因为这涌动，我的嘴里蹦出了要多生硬有多生硬的话。我说：“就是不一样，也有不一样的道理，你不能那样对一个老人，她为什么一辈子不回家，为什么无论冬夏都要坐在门口望，好，就算她精神不正常，可她为什么精神就不正常？”

我的反应之迅速，之激烈，不过是因为某种情绪，可是我的话，不但把桂英戳在那里，也把自己戳在那里。我把桂英戳在那里，是语气太生硬了；我把自己戳在那里，是被自己问住了，是啊，她为什么精神不正常？

问出这句话之后，桂英身后的那只球再也不动了，它静静地悬在那，仿佛一个巨大的问号，仿佛在反问，“我哪里知道？”关键是，我从她看我的目光里，看到一个可怕的东西，那就是，在她看来，我也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

二

在那段走访歇马山庄的日子里，不管是在桂英眼里还是在乡亲们眼里，我都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我纠缠在“燕子”老人的故事里，纠缠得毫无道理。那一天，我冲桂英说那样生硬的话之后，桂英又领我去了水库下游的洼地，见了老人的儿子燕老大。她引我去见老人的儿子，自然是为了再次向我证明她话的正确，从而彻底打消我的纠缠。可是我在见了老人儿子之后，依然没有放弃我的愚蠢的好奇。

那是一个看不出实际年龄的男人，个子很矮，目光怯懦，脸

上的褶子如同洼地边的沟谷,尤其他的脑门,他的脑门上有三道深深的抬头纹,那抬头纹纹路里现出的比目光还怯懦的沟痕让人看了心里发紧。见到他时,他正坐在洼地沟谷边放马。桂英是在打听了一下河口几个人之后才最后找到他的。桂英一路打听时,村里人向我们投来奇怪的目光,一个在水库下游捞沙子的老者听说我们找燕老大,现从沙滩跋涉出来,眯着一双昏花的老眼把我们——尤其是我,上上下下好一顿看,许久,才朝上边指了指。那样子好像我是罕见的怪物,是外星人。

实际上,当我们朝着老者指的方向,远远地看到那个在一块苞米地的沟谷边放马的男人,桂英再就没动一步。她的意思很明显:要去你自己去吧,我在这等你。我自然是愿意自己去的,在桂英冲“燕子”老人呜呜嗷嗷叫着的时候,我就想要是单独行动该多好,那样我至少可以自己操纵局面。可是临了,她真的放我独行,我却有些紧张。

夏天的田边十分静谧,没有风,没有蝉的鸣叫,蝉全躲在了水库后边的山上,就像风躲在了山后边的树林里。我想,在那个上午的沟谷边,在燕老大那里,我的到来,不是一阵风,我的话,也不是一只蝉的鸣叫,因为燕老大见到我大惊失色,仿佛我是一个准备偷袭他的敌人。

在沟谷边向他走近的途中,我心中蓄满了很多问题,比如他母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念叨回家的,比如在他记事之后,她到底回没回过家。再比如史家沟在他家的什么方向,是不是东南,是不是他母亲一年四季坐在门口望的方向?我的所有问题,都是关于他母亲的问题,因为在从他家院子走出来的路上,桂英已经简略地向我讲述了他的身世:他是他母亲唯一的儿子,他还有个妹妹嫁到岫岩乡下也死在岫岩乡下,他娶了个本村的老婆也在他们结婚三年之后,跟他吵了一架服毒自杀,从此他就再没娶过,撇下一个女孩倒是被他的母亲抚养大,可是她在十八岁那年到

外面盐场干活再就没回来,有的说跟一个黑龙江的盐贩子跑了,有的说就嫁在水库后边的腰子岭,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

尽管准备充分,可是当在沟谷边一点点挨近他,那些问题竟然像受惊的麻雀一样,扑棱棱飞走了。我的惊吓自然来自他的惊吓,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年不再有人理睬他,也不知道歇马山庄的人们平时见他是什么样子,反正见我挨近,他眼睛里的惊恐就像一只麻雀看到一只鹰。问题是,是惊恐使他刚才还是怯懦的神情突然消失,而另一种类似警觉、不安的神情在他额上的纹路里横向弥漫。在现实的生活中,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对我感到恐惧,我也就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情景的尴尬,我只叫了声“大哥”,再就说不出口话来。

我说不出口,但我并没有扭头离开。我站在草地上,看着对面一动不动的庄稼。我寄希望从它们的叶片上找回一些什么,其实是找不回的,大凡这样的时侯,想从尴尬的局面中逃脱出来,反而会愈发尴尬。因为庄稼的叶子就是庄稼的叶子,它随风摇曳时除了把你的思绪弄乱不会有任何作用。然而这一天确实有所不同,看着看着,我似乎真的看到了什么,它不是在叶子上,而是在叶子与叶子之间。在叶子与叶子之间那些幽暗的深不可测的空间里,我看到了“燕子”老人一点点寂灭下去的眼神,这时,当我在叶子与叶子之间看到老人的眼神,我终于说出了一句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话,“你为什么不要送你妈回娘家?”

后来我知道,这是一个比前边准备好的任何问题都更致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锋芒直接指向作为儿子的燕老大。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说不清。也许,一开始从“燕子”老人口中听说她要回家那一刻,我就对她的后人怀有了不满,当听说他是老人身边唯一的后人,自然就迁罪于他。谁知道呢!反正我问出这样的话的直接后果是,我看到了一束可怕的光,它似曾相识,它钩子一样钩住我,可这钩与钩的意味大不一样,曾经的钩是焦

急、是渴望、是伤痛，而眼前的钩，是仇恨、是仇视，是深深的敌意。

我本能地后退了两步，并有意夸张脸上的笑，企图让他明白我没有丝毫恶意，但这没有用，我越是笑，他越是眉头紧锁，有一瞬，他甚至忽地站起，随手拿起坐在身下的铁锹。此时此刻，他也许只是想离开这里，可是他的表情和动作配合到一起，不得不让你联想到暴力，我尽管勇敢地坚持了几秒钟，但还是逃也似的离开了他。

顺沟谷返回时我一直没有回头，最初，我本能地觉得他就跟在我的身后，于是我几乎带着小跑，心怦怦直跳，直到后边刷刷拉的脚步声越来越小，我才有所减速。当我回到桂英身边，已经是大汗淋漓。

从我慌张的神情，从我额头上的汗水，从我与燕老大相见的时时间，桂英已经清楚我的遭遇，事实上这正是她预料之中的，正是有所预料才执意要带我见他。她要让我明白她的“精神病”说的千真万确，从而让我放弃对这一家人的纠缠，恢复对她的歉意。说实话，回到桂英身边我确实放松了许多，踏实了许多，我甚至像一个遭到坏人追撵的孩子似的上前挽住了她的胳膊。可是，当我冷静下来，当我跟桂英一路往回走，我还是否定了桂英对这一老一少“精神病”的判断，“这母子俩我看没有病。”

事后想想，不管我怎么认为，我都该给桂英台阶下才是，毕竟人家辛辛苦苦地陪我，可是当时，我做不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把一个没病的人说成有病，这是对人极端的伤害。我是想，如果燕老大有病，他的目光绝不会在我问出那句话之后有那么大的变化，居然由怯懦一转而为凶悍、仇恨。我不敢说一个内心里既储藏怯懦又储藏仇恨的人就是健康的人，但确实那一瞬间给我留下太深印象，在我的那句话出口之后，我清楚地看到他目光中的思索，看到了某种由思索而带来的情绪的急